

台湾庙会中的民俗体育

周传志

(漳州师范学院体育系, 福建 漳州 363000)

摘要:为探索台湾民俗体育现状与问题,对台湾庙会中的民俗体育表演进行考察,结合历史分析、文献查阅和现场访谈进行研究。发现:台湾庙会中有大量身体表演的内容,这和农业社会中的环境压力有关,民俗体育表演有联络感情、维持稳定、放松身心、强健体魄、伦理教育等多项功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台湾庙会中的民俗体育陷入传统性丧失、后继无人和外力过多干涉等困境,虽然地方政府和业界做出许多努力,但仍面临许多问题,只有不断改革创新才能使民俗体育重获新生。

关键词:传统庙会;阵头;身体表演;台湾

中图分类号:G 8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413(2012)05-0001-04

Study on the Folk-sports in the Temple-Fair of Taiwan

ZHOU Chuan-zhi

(Department of P. E., Z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 China)

Abstract: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 of the folk-sports in Taiwan, 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folk activity groups in several temple-fair, by analyzing documents, interviewing the groups, and other tapes fieldwork. It found that: there have much content of folk activity because of the environment pressure. The folk-sports played the roles of enhancing the emotion, maintaining the balance, relaxing the heart, strengthening the body and educating the ethics etc. Due to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our society, the folk activity groups face the problems of losing traditional nature. Only through the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heritage, can the folk-sports get rebirth.

Key words:traditional temple-fair; folk activity groups; physical performance; Taiwan

1 台湾庙会上的民俗体育表演形式

台湾庙会上的身体文化表演是以“艺阵”的形式出现的。所谓艺阵,是艺阁和阵头的合称。艺阁是一种装扮表演,源于花灯,而花灯则源于佛、道“放灯”的习俗。其早期是静态的,至唐肃宗至德初年(756年),民间出现了“以山车陆船载乐往来”的动态表演形式。艺阁有“死枝”、“活枝”之分,前者指表演者(多为儿童)“排排坐”,表演过程中位置固定;而后者指表演者在巡游过程中可随移动装置而在花车上移动位置。^[1]阵头则指“一群人因为喜爱某种共同的民俗才艺而结合在一起的表演团体”。^[2]台湾的阵头表演既包括有明显民俗体育性质的舞龙、舞狮,也包括有兼具武术表演性质的宋江阵、台湾狮、高跷等。同时一些宗教阵头如家将(八大将、官将首等)、十二婆

姐、大仙尪仔(神偶),一些歌舞阵头如车鼓阵、七响阵,一些小戏阵头如跑旱船等,都有身体表演成分。这些都可划归民俗体育的范畴。

2011年的台南学甲上白礁谒祖典礼十分隆重,吸引了大量民俗艺阵的参与和表演(各表演团体近百个)。笔者从慈济宫至将军溪全程步行参与观察和拍摄,虽然历经整整一天的辛苦往返跋涉,被骄阳晒脱了皮,但切实体验了庙会参与者的狂热。

上白礁谒祖仪式的阵头以蜈蚣阵开始。这样安排是由于民间相信,“百足真人”(蜈蚣)是“王爷”的开路先锋,具有驱邪逐魔、祛灾保境的神力。蜈蚣阵本属艺阁,但由于其宗教功能,现已独立于艺阁之外,成为阵头之一。其他具有身体表演的阵头还有:素兰(出嫁)阵、跳鼓阵、八家将、官将首、十二婆姐阵、宋江阵、醒狮阵、高跷阵、电音三太子、金狮阵、神偶、现代舞等。由于这些阵头来自不同村庄或庙宇,所以有

收稿日期:2012-07-01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110490843);漳州师范学院人文社科项目(ss11021)

作者简介:周传志(1972—),男,河南固始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

重复,如跳鼓阵就有好几支。

素兰阵由 6~10 人组成,属小戏阵头,讲述“恋人出嫁,新郎非我”的凄惨爱情故事。表演变化较单一,仅为绕圈打转,随音乐扭动腰肢而已。由于历史上受日本文化影响,其服装有明显东洋风格,有些地方将其改为“内山姑娘出嫁阵”。跳鼓阵属趣味阵头,据说源于郑成功练兵比武,和福建的大鼓凉伞较类似。表演时,一面头旗在前引导,一面大鼓居中,两支凉伞穿梭串场,四面铜锣四角搭配。表演者屈膝开步,随节奏作阵势变换。男子跳鼓阵属武阵,讲究雄壮有力,表现阳刚之气,而女子跳鼓阵为文阵,强调身段的柔软弯曲,近来加入叠罗汉、口拾手巾等技巧。^[3]不过笔者看到的跳鼓阵,多为全女子阵或以女子为主。

八家将、官将首、十二婆姐阵、神偶阵属宗教阵头。八家将源于福州的五福大帝信仰,其完整阵形由 13 人组成,故又称“什家将”或“家将团”。家将的职责是协助缉拿妖魔鬼怪,以七星步、四门阵、八卦阵等阵势变化来驱魔保境。而官将首则主要源于地藏王信仰,其表演形式和八家将有相近之处,区别在于官将首动作阳刚,而八家将偏阴柔;另所拿法器也不相同。^[1]十二婆姐阵源于福州的陈靖姑信仰。表演时,婆姐们头戴面具,左手撑伞,右手执扇,身着彩衣(婆姐妈除外),按锣鼓节奏而变化各种步形和阵势。神偶或称大仙尪仔,类似福建漳州古雉表演。由于表演者需躲在神像内,将神像扛在肩膀上表演,因此所造神偶体型巨大(有成人两倍大小),表演时动作夸张,脚步沉稳,有庄严肃穆之感。现在已经被台湾部分中小学开发作为体育课的内容。

宋江阵、醒狮阵、龙阵、高跷阵、金狮阵等属宗教性武术阵头。宋江阵来源有多种不同说法,学界认为其和明代的军事训练有关。^[3]宋江阵完整阵形应是 108 人,但表演以 36 人和 72 人居多(尤其是 36 人阵),蕴含“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之意,很少有 108 人的阵头表演。这不仅是由于人数多会带来召集、训练和组织的难度,更是由于担心梁上好汉凄惨的结局而使表演出现意外(据说集齐 108 人会带来血光之灾,当非 108 人不可时,其中一人定要开脸,即化彩妆)。宋江阵在台南有八式,而高雄则较为复杂,有十八式之说,但它们的主阵形都是“八卦阵”。表演时,每位表演者至少手执一件兵器,表演过程中有单人兵器、空拳和双人兵器套招表演。如果表演中指挥者不是头旗,而是狮头,那就变成另一阵头——

金狮阵(又称“宋江狮阵”),指挥者若换成白鹤,则变成白鹤阵。所以宋江阵、金狮阵、白鹤阵又合称“宋江三阵”。台湾的狮阵有开口狮、闭口狮、醒狮和北方狮之分。其中闭口狮又称北部狮、淡水狮、鸡笼狮(因造型类似鸡笼),多以花布做成狮身。笔者在台南并未见,后来在台北和云林才得以见到。醒狮阵除表演舞狮外,还有特技表演(如采青),需要平时的练习和武术基础。台湾龙阵表演有单龙阵形、双龙阵形和巨龙阵形多种,基本形态有十二式。台湾阵头表演者将舞龙、舞狮、舞凤合在一起创造了“龙凤狮阵”(笔者后来在参观北港朝天宫妈祖巡游时才得见该阵头),别有一番风味。高跷有文高跷和武高跷之分,前者主要是戏剧表演,而后者主要是武术表演。笔者在台南所看到的高跷阵属武高跷,由数名青年男女于高跷上持刀、枪、剑等进行翻转腾挪的表演。

其他部分阵头中也有身体表演成分,如车鼓阵(源于福建“大车鼓”、“竹马戏”或“秧歌”)中的充满诙谐意味的舞蹈、“七响阵”(这和福建泉州拍胸舞的表演形式及郑元和传说有相近之处)的拍打身体、“跑旱船”(源于渔民劳动或“采莲”)中的舞蹈等。

台北大龙峒保生大帝文化祭庙会中的民俗体育表演与台南大体类似,不过多了宋江狮和过火的表演。过火是指从燃烧的木炭上快速跑过,据说可以祛除厄运、得到神灵保佑。然后将燃烧后的炭灰带回家冷却后放在猪栏、牛圈等地方,据说可保六畜兴旺。这和福建漳州已有 600 年历史的哪吒鼓乐踏火仪式有类似之处。

另外,在台湾其他地区(如北港朝天宫)庙会中,笔者还看到类似舞大旗、摆棕轿等民俗体育活动,也见到诸如街舞、健美操、独轮车(“风火轮”)等现代体育形式的表演。

2 台湾庙会中体育表演的由来及功能

宗教庙会中的身体表演其实由来已久,最著名的就是古代奥林匹亚运动,其目的就是向崇拜对象表达自己的崇拜和祈求。后来这种活动性质慢慢地由娱神变为娱人。而台湾庙会上的身体表演,即使在开始时,在宗教目的外,也带有强烈的世俗目的。

几百年前,福建、广东等地沿海居民出于各种原因,冒着折桅翻船的危险,撑船渡过台湾海峡。为保佑船只安全,或随身携带或于船上供奉妈祖神像。据说遇到风急浪高时,祈祷妈祖保佑则往往灾难得免。

有意思的是,不同称呼会带来不同反应,“呼妈祖,则神披发而至,其效立应。若呼天妃,则神必霞帔而至,恐稽时刻。”^[4]至台后,由于水土不服,新移民得病者十之八九,死者众多。古人认为是瘟神作祟的结果,所以在台重建了闽南的王爷信仰、保生大帝信仰等。

定居台湾后,早期居民将从家乡带来的神灵建庙供奉。为扩大家乡神的影响,除模仿佛教“行像”进行神灵“巡游”、“巡境”外,先民还举行定期的庙会活动,在庙会上举行包括身体表演在内的各种活动来吸引民众参与。同时,先民也相信,神灵和人一样喜欢“斗热闹”,丰富多彩的活动定会让神灵喜悦从而赐福信众,所以庙会上出现了“摆棕轿”、“炸轿”、戏曲表演等内容。

从世俗的角度看,举办庙会活动并加入诸多身体表演内容利于扩大家族及地域影响。闽粤先民抵达台湾后,不仅要面临残酷的自然环境,还要面对激烈的资源冲突。这是凭借个人力量难以完成的,就必须借助集体的力量,宗族就成为第一选择。但早期入台的各宗族人数毕竟有限,要想壮大声势,还需另想办法。台湾早期移民于是在血缘关系之外,强调地缘关系(同乡情谊)和结成利益共同体(如结拜、结盟)。为应付大宗族的压力,聚居的许多小姓联合起来,甚至连宗祠也合建共祀(如嘉义地区的苏、周、连三姓合宗)。庙会上的各种祛病保境的宗教阵头(如八家将)就维持了区域内的认同,宋江阵所宣扬的“忠义”思想也促进和维持了这种非血缘关系的宗族组织。更现实的意义上,为庙会表演而进行的身体练习,奠定了地域资源争夺中的实力和资本,而庙会上的身体表演,客观上达到了“秀肌肉”的效果,可以威慑其他区域或宗族,达到维护地区安全的目的。

吴腾达先生曾将台湾阵头的社会功能总结为:维持地方稳定的政治功能、促进消费的经济功能、扩大神灵影响的宗教功能、促进区域内外交流的社交功能、愉悦民众的娱乐功能、进行社会化的教育功能等。^[2]确实,庙会上的身体文化表演为台湾居民不仅带来观赏和参与的乐趣,得以放松身心,更维系了相互联系,达到了健身、娱乐和文化遗产的效果。台湾庙会上的各种身体表演方式如舞龙、舞狮、跳鼓阵、宋江阵、高跷等本身就是体育活动方式,需要平时多加练习以达到增进技艺的目的,对身体素质和体力有很好的增进作用。一些表演内容如宋江阵、电音三太子、大仙庭仔现已进入台湾中小学体育教学内容中得以传承,而一些现代体育项目如街舞、健身操、独轮车

也出现在庙会表演中,使庙会表演更加多样和丰富。

庙会及娱神活动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少有的全民性活动之一。^[5]庙会不仅暂时消除了参与者之间的等级秩序,而且活动组织者往往为投百姓之所好,引进了许多娱乐节目。如《武林记事》曾这样描述某庙会:“朝拜极盛,百戏竞集。如绯绿社(杂剧)、齐云社(鞠球)、遏云社(唱赚)、同文社(清乐)、雄辩社(小说)、锦标社(射拿)、角抵社(相扑)、清音社(清乐)、绘革社(影戏)等”。^[6]可见当时庙会内容的丰富,其中身体表演占有很大成分。庙会的各种娱神活动确实有效调剂了普通百姓的日常贫乏生活,使其异常狂热地享受其中。^[7]对生活在艰苦垦荒环境的台湾早期移民而言,庙会上的各种表演使他们忘却生活的艰辛,积极地参与其中。

庙会上的各种阵头表演会传递诸如“忠义”、“孝悌”等传统礼仪和规范,强调尊师重教、尊老爱幼,起到了扬善抑恶的作用,这对传统文化传承有很好的效果。吴守从、郑雅文的研究也表明,参与民俗技艺活动会对文化认同产生积极影响。^[8]需特别注意的是,不少庙宇和阵头都强调台湾与大陆的渊源关系,如学甲慈济宫前所竖写有“我台人士祖籍均系中国移来”的石碑、台南大天后宫有写有“皇朝隆祀典,钦慈济本渭渊渊源”的对联等,都在时刻提醒广大台湾民众两岸之间的血脉联系,维护和增进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3 台湾庙会中体育表演面临的问题及已采取的措施

聚族而聚的传统使福建不少村落实际就是由单一家族组成,村社寺庙多由家族集资兴建,这种情况也随着宗族迁台而延续下来。台湾庙会表演中的阵头,日常运作是以血缘姓氏为基础来展示本宗族势力的。^[9]所以庙方会给予参加表演的阵头一定的经费补助,如嘉定的赐福宫和金銮宫会视阵头人数多少,给予大阵头最多40万(台币,下同)、小阵头最多20万的补助,如外聘教练,则另加最多20万的补助。但就目前情况看,台湾庙会中的民俗体育表演遭遇困境,面临如下问题:

1)传统性的消逝。这种消逝是全方位的,包括组织方式、内容和规则等。^[10]组织形式上,过去的那种依靠同宗血缘关系组织训练子弟阵头的情况日渐衰落,由于各种原因不得不吸引其他宗族人员参与阵头表演;表演内容上受到现代西方体育的强烈冲击,现代体

育内容的演艺阵头增加;年轻成员对规则的遵守方面不如以前严格,甚至出现违背禁忌和戒律的情况。

2) 继承乏人。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农村人口外流,民俗技艺日趋没落;技艺师傅年岁渐高,资料老化破损严重。即使在中小学进行推广,但由于升学压力的影响,受到家长甚至教师的反对,学生也不喜欢。参与者减少,使传统阵头的技艺面临失传危险。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十二婆姐阵”类的文阵,^[11]也存在于类似金狮阵这样的武阵中,^[12]可以说是传统阵头遇到的普遍问题。

3) 受到外力过多干涉。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庙会上的各种民俗体育表演起到了教化、联接、娱乐、健身和传承等作用。但在现代社会变迁过程中,身体表演的这种功能逐渐让位于其他专门机构。同时由于外力作用的过多干涉,民俗体育表演已经失去传统文化意涵,出现解构的危机。^[13]这里所说的外力包括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如为配合观光旅游,一些传统的庙会的阵头转向比赛化、表演化。^[14]因为失去了心灵的虔诚,也就失去了传统阵头的味道。

针对这种状况,台湾相关部门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20 世纪 90 年代起,台湾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开始在学校中推行民俗体育活动,到 20 世纪末,台湾 510 多所中小学成立了舞狮队,舞狮活动中心由乡村转至中小学。^[15]同时,庙会组织方更新庙会形式来吸引年轻人,如采取卡通人物宣传画、变化阵头服装、邀请在校学生组阵表演传统阵头(如宋江阵、狮阵等),甚至表演现代体育项目(如街舞、健身操、独轮车)。

除注重传承外,台湾教育部门和文化部门还联合起来,积极创造新的民俗体育阵头,如蹦蹦跳跳的神童、结合现代音乐、舞蹈和传统宗教人物形象创造的电音三太子就受到青少年的喜欢。2005 年 3 月在高雄举行的宋江阵活动期间,举办了“大专院校创意阵头大赛”,^[16]既吸引了大学生的参与和兴趣,加深了他们对宋江阵的了解,也促进了宋江阵的创新和发展。

当然,这种阵头形式的创新遭到部分民俗体育传承人的反对,认为这将使传统阵头面目皆非。但也有学者认为,传统艺阵的价值内涵不应是固定的,应随着社会文化结构的变迁,而呈现持续配合社会发展的

新的象征意涵。^[17]只有在传统基础上的不断创新,才能使传统阵头甚而整个民俗体育最终走出困境。

参考文献

- [1] 陈彦仲,黄丽如,陈柔森,等. 台湾的艺阵[M]. 台北:远足文化,2003:10-14,56.
- [2] 吴腾达. 台湾民间阵头技艺[M]. 台北:东华书局,1996:8,12-17.
- [3] 黄文博. 台湾民间艺阵[M]. 台北:常民文化,2000:58,273.
- [4] 赵翼. 陔余丛考[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761.
- [5] 赵世瑜. 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M]. 北京:三联书店,2002:123.
- [6] 李净. 庙会[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65.
- [7] 岳谦厚,郝正春. 传统庙会与乡民休闲[J]. 山西大学学报,2009(1):83-87.
- [8] 吴守从,郑雅文. 民俗技艺活动参与对文化认同之影响[J]. 人文与社会,2008(3):119-150.
- [9] 林国平. 文化台湾[M]. 北京:九州书局,2007:61.
- [10] 许雍政,石乙正. 茄苳艺阵之考察[J]. 身体文化学报,2005(1):127-154.
- [11] 黄丽华,许光熙. 台南县十二婆姐民俗艺阵发展之困境及展望[J]. 体育学刊,2010(10):3-10.
- [12] 颜大镒,徐元明. 台南土城仔郭岑寮金狮阵之初探[J]. 身体文化学报,2010(10):1-26.
- [13] 徐元民,廖文志,李镇华. 罗汉门宋江阵的文化意涵[J]. “国立”体育学院论丛,2004(1):263-270.
- [14] 李荣家. 高雄县内门乡内埔宋江阵之考察[J]. 身体文化学报,2005(1):55-71.
- [15] 蔡忠信. 台湾舞狮历史发展脉络之探析[J]. 身体文化学报,2005(1):11-26.
- [16] 沈志君. 传统民俗宋江阵与大专创意阵头之初探[J]. 屏师体育,2005(9):199-203.
- [17] 陈永祥. 从内门宋江阵看身体意义在台湾社会的转变[J]. 身体文化学报,2005(1):39-54.

[责任编辑 江国平]